

夏季40摄氏度的高烧天,晚上仍然在小区的中心湖区散步。高和矮的路灯,在夜空与草色间影影绰绰。路旁与路中,会遇到六七只猫咪,黑的、白的、咖啡色的。我一律叫它们“咪咪”。欢天喜地叫它们“咪咪!”“咪咪!”——它们有的一溜烟开脚逃走,有的趴在地上不理睬你。每晚八九点左右,总有年轻姑娘在角落里喂它们,从她们嘴里唤出来的名字,“小诺”“贝贝”,似乎都各有其名。

外甥家住我们对面。他家养了一条狗。三个月时从河南漯河市一个朋友家运来,所以取名“漂漂”。大大的黑眼睛,白色的卷毛,很神气的新上海移民。每一次,在小区里遇见它,它都直线形地向我飞奔而来。它认得我,不知道是靠闻气味的,还是靠眼力的。每次到外甥家,一见了它,它更是欢蹦乱跳,即使牵着狗绳,也能90度垂直蹦起。看着它慢慢长大,半年后,它垂直

蹦起能抵达我的肩部那么高了。

周末,姐姐来看我。我来看姐姐。漂漂是一个喜欢热闹的小家伙,它兴奋地在地上转圈,奔腾跳跃。如果你把它请到沙发上来,它就乘机发嗲,这里蹭蹭那里钻钻。按摩它脖子的手一旦停下,它会眼睛睁亮地瞧着你:“继续呀!”最精彩的一刻,是它把一只爪子搭在姐姐的腿上,另一个爪子搭在我的腿上。兴奋地瞧着我们,似乎是一席“三人座谈”。但那,仅仅一瞬,再无重复。

曾经跟朋友去淮海路上的黑猫咖啡馆见识特殊的下午茶。二三十只黑猫在宽敞的空地上呈各样姿态。你喝你的,它玩它的。“也可能有一只跳到你的膝盖上,趴上几分钟。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一个下午,终于有一只胖黑猫跳到我的腿上趴了20分钟。非常幸福的感觉。

### 当「早安」成为负担

丁汀

每天早上,总有五六位七八十岁的老年朋友,准时发来“早上好”的微信图文,且风雨无阻,一发两年多而无休。初始,我被这群老人的日日思念和尊重所感动,故晨起,即使案头再忙,也一一回复以微笑或握手之图,既示谢意,也表回音。然而,久而久之,随着社区办刊的深入,有了新联系的老年作者愈发多起来。于是,每天出现在微信上的“早上好”亦与日俱增,有的是一幅图,有的是一段话。常常因忙于他事而忘了回复,但却丝毫不影响其准时准点发来图文。

每天面对这个长者群体的问候,我开始换位思考,综合分析每一位老人的生活场景及由年龄所决定的行为方式,发现,他们中以独居者居多。或许,在他们眼里,我比他们年轻十多岁,且还在发挥余热,应该是最能理解他们的同龄人,于是,便捷的手机微信问候便变成了一种孤独心理的释放和纯粹的信息传递,似乎失去了本来问候表达的意义。因为,常常碰到发信者无所谓你回不回复,都是每天照发不误。

个人以为,微信朋友圈无须每天私信问安的。曾经与几位知青朋友明确表达过这个想法,并达成了“逢年过节发个祝贺、同庆之类,表示还健在就行啦”的共识。因为,国人讲究“来而无往非礼也”,你发了,我不回,显见无礼。但是,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学习节奏都不尽相同,你以为是一种简便的问候方式,对对方而言却成了一个小负担,如此叠加就成了大负担。为此,我常常陷入尴尬的烦恼之中:从尊重长者的角度出发,理应及时回复,但如此日复一日地面对这类内容雷同的“早上好”问候,实属多此一举。为此,由衷希望“愚公”似的早安问候,迅速转变成“蜻蜓点水式”的温馨,或许,我们都会更加珍惜。



南昌路,都说此地是淮海路的里子。密集的里弄街巷东西南北互连,坊间,以渔阳里、乐安坊、淮海坊颇为有名,还有诸多耳熟能详的弄堂,它们南起静溢南昌路,北临热闹的商业街。伏日,从石库门或新式排屋山墙间的小道,一下穿入淮海路高大的绿荫帐中,清凉致爽如饮薄荷冰汤;冬夜,灶披间内一格格泛着油香的灯窗,把梧桐树下的蜗居生活过成人间至味。穿弄堂,专挑从“皮子”到“里子”的最短距离,这也是判断路客和弄堂人的试金石。对玩捉迷藏的少年们,这种不封口的活巷子,更让夜阑时分的游戏尾声意犹未尽。

从雁荡路走到思南路的这段,有三百多米的樣子,带着优雅弧度,也带着我学童时代欢跳的记忆。最美路段南面的弧线里,深藏着一座硕大的单体别墅,百余米的长度占尽了路段一半的繁华,那便是位于47号的科学会堂。

1917年,法国总会购入环龙路(今南昌路)上的德国花园建成法国总会会所,九年后,被改为法国学堂。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次科技界座谈会上,“上海应该有一个专供科技工作者活动的场所”之议题,得到了总理的赞同,这才有了科学会堂的落地。它的鹅卵石的外墙,半圆弧形券状的窗洞,法式彩色镶嵌玻璃,门厅的双合式楼梯以及全柚木的墙地装饰,是上海欧式古典建筑里的翘楚。

小时,家住科学会堂正对面的弄堂,没有弄号却只有“上海别墅”的大名。也许是被对面辉煌的荣光加持,四个端庄的楷书大字镌刻在弄口两侧的柱上,低

有一次,漂漂“参与”我们姐俩的聊天太闹腾了,我们就离开了沙发,坐到餐桌那里去,在漂漂对面。这下不得了了,“汪!汪!汪汪!”漂漂即刻叫

## 邻人的猫狗

南妮

唤,明显表示着不满和抗议。我们又坐回到沙发上,姐姐把牵狗绳子弄短了些,重新固定在墙上,漂漂是离开沙发几步远的距离。这下更不得了了,漂漂声音很响地狂叫了起来,那分明不是不满意,而是愤怒与咆哮了,我们大笑起来,但也不好意思再“抛弃”它了。大家四散开去。

那天晚上,十点钟,小区湖区散步已经不见人影了。正准备回家,突然,一道白光飞速滚向你,在你面前,又飞速跳将起来。“是漂漂!”——摸摸它可爱的头颅,看着它温柔的眼睛,深深地感动。“它一点也没有记仇!它仍然记得我喜欢我!”想起视频上看来一个故事,夫妇两个开车出去,狗绳

调中剧透其不凡的过往。每每有新朋来访或索要邮址,一听是上海别墅,禁不住羡慕,父母常不厌其烦地申明,而一旁的少女乐出一份莫名的傲娇。

依然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科学会堂不对外开放,孩提时天天放学路过,对这座高墙建筑几乎无感,除了北入口的廊道成为雨天时的庇护。白色雨帘下躲过雨的我们,透过紧闭的门缝张望,里面是一座寂寥冷落的古堡。

而第一次走入这座建筑,已是我成年后的事了。虽然见过众多著名的国外建筑照片,亲临其典雅,仍令人惊叹。屋檐的曲线型木牛腿斜撑、东西盔式四坡屋顶和中部法国孟莎式屋顶,覆盖着原产地的红瓦,非常入画。建筑长而宽的外廊,面对院内6000平方米的草坪花园,恍如异域,让人怦然心动。现在,这座绵长的百年建筑,景观几乎还是儿时的模样,躺在地平线的旖旎臂弯里,是一座不二的指向童年的地标。

合抱空中的梧桐树下,曾走过陈独秀、徐志摩、巴金、赵丹、白杨、林风眠、程十发,走过我的父辈和发小,南昌路一直迈着平和内敛的步调。如今,人造花和透明橱窗们正悄然为它抹上新妆,一轮又一轮引流灯彩的媚眼,多少有点令人迷离和迷失。

常想,在那些底气犹存的南昌路临街门洞里,浓郁的咖啡、旗袍味真不是它的灵魂所向,那么,能否留得三五间作为文人们的故居展馆?

容少时的“土著”们归来时定定心、歇歇脚……

没牵,爱狗哧溜一下给车子撞死了。女主人顿时哭晕了过去,男主人心痛得拿自己的脑袋去撞自家车子。这位狗狗短暂的一生也值得了。

完全像人类一样,因为知道有人喜欢它,动物的精气神会完全不一样呢。那些流浪猫要么是定定的丧气样,要么是刺痛般敏感警惕。

除了抚摸脖子,漂漂也喜欢我们抚摸它肚子呢!”姐姐的孙女球球说。漂漂最美的姿态,还是在女孩的怀抱之中。舒展,自在,骄傲。BBC拍摄的12集《傲慢与偏见》中,达西初遇伊丽莎白,从好友家楼上的窗口远远地看出去,正看到穿着藏青色长裙的伊丽莎白在逗弄一条狗。莲步袅娜,雀跃生姿。“少女与美犬”这自然靓丽之景,无法不在达西的心头刻下记忆。

小区遛狗的老伯,各有各的风采。一老伯手拿牵绳,仍然奔突跟跑,不是他遛狗,是狗遛他。一老伯反手散步,狗狗跟随其

梧桐不语

林筱瑾

梧桐树下,曾走过陈独秀、徐志摩、巴金、赵丹、白杨、林风眠、程十发,走过我的父辈和发小,南昌路一直迈着平和内敛的步调。如今,人造花和透明橱窗们正悄然为它抹上新妆,一轮又一轮引流灯彩的媚眼,多少有点令人迷离和迷失。

常想,在那些底气犹存的南昌路临街门洞里,浓郁的咖啡、旗袍味真不是它的灵魂所向,那么,能否留得三五间作为文人们的故居展馆?

容少时的“土著”们归来时定定心、歇歇脚……

后。“不牵绳子,它不会跑掉?”“不会!”老伯神气作答。

姐姐牵着漂漂,跟我一起散步。漂漂看到球球母女,飞速地奔向她们。姐姐手里的绳子不听使唤了。“你这个二主子就放手吧!它可明白着呢,谁是她真正的主人。”

宠物馆关着各样的猫狗,每次看到它们,不是睡着,就是待着。小屋子很美丽,服务生很周到,但它们没有一个开心的。看着小房子上很小的出气口,难免为它们揪心。朋友说,“甭担心,它们多半第二天第三天,五千一万的就让人买去。”

西北风刮得厉害的时候,看到流浪猫可怜地躲在汽车下。“甭担心,它们会找地方,冻不死的。流浪猫有流浪猫的快乐。”邻居老伯说。

它们跟我们在同一个时空之中。如果我们爱它们,就跟爱自己是一样的。它们的沉默是神秘也是体贴。这双眸子也许懵懂但纯真,零压力。

比起它们需要人类,人类更需要它们。

上海举办“全国科普日”活动,让我想起了当年与复旦朋友们在科普知识园地里耕耘的往事。

1996年初,正在主编科普读物《阿爸教现代科技》的复旦附中黄玉峰老师找到我先生,想请他为书画插图。为科普读物配图,对他说来是陌生的课题,朋友的诚邀,却之不恭。我丈夫接了稿约,创作过程的艰辛自不待细说。书稿审阅中,插图得到顾问谢希德先生的首肯,她说:这些插图为书增添了光彩。谢先生又委婉地表示,插画中的外国人头像能否改成中国人?谢老为书做了序。新书出版举办了隆重的发行仪式,当时的市领导、市科委主任等出席并讲了话。把科学普及作为精神文明的一件大事抓好,成了我们的共识。

两年后,复旦大学科技处与华师大科技处携手,拟编一部面向中小学生的科普读物,题为《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科技》,由谈家桢先生任顾问。书分为成人版、中学版、小学版三册,复旦承担小学版的写作。小学版为图画本形式,要求图文并茂。文字由复旦的中青年骨干教师撰写,《阿》的原主编之一、复旦殷南根先生上门,再邀我先生配插图。这次配画的“戏份”重多了不说,殷先生又拉我进他们的阵营。此言一出,慌得我连连摆手:“我本‘科盲’,乌龟吃大麦,不行,不行!”一个教语文的,哪能搞科普读物?时年三十多岁的殷先生(那时是科技处的科长)娓娓开劝:正因为你不懂,请你出面才合适。教授们原稿的文字写得专业,要让孩子们读懂文字,就需要你来作转换工作。你懂了,再将文字化深奥为浅显。原来是要我当“二传手”!诚意难以推脱,夫既开嘴,妇也就随罢。

戏是开锣,唱下去却真难。首先,我们俩得认真读原稿。书的内容分为“农业、能源、信息、材料、人口与健康、资源与环境”七部分。殷先生捧来厚厚的文稿,有用方格稿纸写的、有用横条式报告纸写的。那时用电脑写作尚不普及,看手写稿眼睛很累,更难的是好些知识点我们不懂。

当时我俩与各位作者面熟陌生,殷先生只好当中介,其间来回穿梭做沟通。主编、科技处长陆剑英老师知道后,决定以“家教”形式,安排复旦人上门亲自为我俩答疑、解惑。整整两个月里的周日下午,都有承担各部分内容的教授来寒舍讲课。好在那时他们大都住凉城复旦宿舍区,我家也在凉城,骑辆自行车几分钟就到。周傲英教授讲信息高速公路,卢大儒教授解释碱基对,汪长春教授的稀土金属,还有删本科教授的环境、杨金水教授的农业……一杯茶或是一杯速溶咖啡解渴,饼干、小蛋糕或微波炉烘几个山芋充饥,教、学气氛融融。知识就是力量,力量又化为动力,拓宽了我们的眼界与思路。

当年复旦那几位年轻的精英教师,有系主任、有课题组长,肩扛科研、教学担子很沉,为小朋友写书他们义不容辞;我那时教两个班的课兼做班主任,课余写科普稿件像做地下工作,生怕别人说不务正业,压力也大;为将深奥的科学原理化为小朋友喜闻乐见的画图,力求让画面趣味化、生活化,我家夫子更是殚精竭虑:天上彗星的结构神奇、漂亮,借用人间发廊美容师之手,将彗星图设计成各种美丽的发型;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和半人半马的涅索斯,请求人类科学家用基因重组工程将他俩塑成帅哥……近百幅画页,历时九个月的创作才得以脱稿。

撒播科学知识种子是辛勤的,我们也收获了精神上的硕果。前年,出版界在“四十年中国最具影响力400本科学科普书”评选里,《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科技》位列其中。这消息让人欣慰。

### 与复旦朋友们一起写科普读物

吴莉莉

秋天是个收获的季节,因为收获希望,收获理想;秋天是个多事的时分,因为利益分配,因为成果分享;秋后适宜算账,因为因果相成,因为成与不成的较量与计量。

言行不一者,一本正经装给人看,假正经留给事算。相信,才有相互的信任,才无排异;互不信任,难免猜疑,但愿及时排疑。渺小汇集凝聚,才显巨大。

远离名利贪念,你会有一种超脱的轻松,当然也多了几分情与义。平淡是一种圆满的修炼,奢侈远非一种成功的体现。

越过污水,见险而心地越善;越过苦水,遇难而心志越坚。



2019年12月,我怀着向往、敬畏和激动的心情在阿根廷乌斯怀亚火地岛登上邮轮,开启了南极大陆南设得兰群岛的航海拍摄。南极分寒季(4月—10月)和暖季(11月—次年3月),暖季也是极昼,太阳斜射的时期,昼长夜短有利于摄影人的拍摄创作。从清晨日出到夕阳落日,我都形影不离地带着相机游走在邮轮的甲板上,欣赏和感受冰川冰山等大自然风光的同时,用镜头记录着南极壮观、纯净、优美、静谧的一幅幅画面。

在南极深刻地感受到了什么是气候瞬息万变。天空时而阳光灿烂,云蒸霞蔚,时而乌云翻滚,寒气袭人。拍摄就是与天气争分夺秒,在满天乌云翻飞的那天,我端着200—600mm的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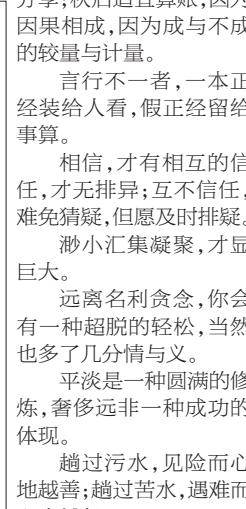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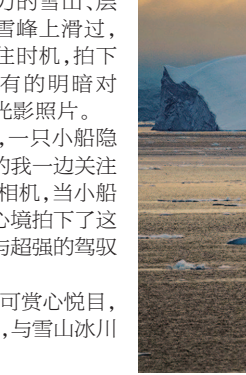
焦相机,克服船身晃动带来的抖动,聚精会神地追拍着一幕幕在视线中流动的画面。忽然间,阳光透过了乌云,散射的局域光

在雄壮有力的雪山、层次分明的雪峰上滑过,我迅速抓住时机,拍下了南极独有的明暗对比强烈的光影照片。

遥望大海,波光粼粼的远方,一只小船隐隐约约地闯入了我的视线,惊讶的我一边关注着小船缓缓驶来,一边备好长焦相机,当小船渐渐驶入佳境,以疑问和赞叹的心境拍下了这幅《勇者之舟》,他们的坚强意志与超强的驾驭技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南极是世界的尽头。在南极可赏心悦目,净化灵魂。拍摄壮美的自然风光,与雪山冰川对话,这段体验让我终生难忘。

### 七夕会



### 摄影